三國志

一四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關羽傳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奔表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

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　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

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討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

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
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
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
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
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
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
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

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𦩷䑿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傳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

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

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傳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川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

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産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從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爲讎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爲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

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
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
瞋目盻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
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邪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
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
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
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
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
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

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

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祐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傳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

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悦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没無後

趙雲傳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顔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

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

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作樂飲宴至瞑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

逆闕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

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勲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

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黄忠趙
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關張馬黄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龐統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

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

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胲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

謂全琮曰

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

從事江表傳曰先王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目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

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
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
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
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
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
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
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
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
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

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仗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下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

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酣宴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云林婦同郡習禎姊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

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
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傳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眞於窻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眞孰賢眞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

誘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
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
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
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
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
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
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
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

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

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戢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

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
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有萬
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
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
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士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
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
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
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
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

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

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

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王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王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逸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爲釁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若乎君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雅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爲超越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爲蜀郡太

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

法正

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妾之子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

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爲蜀與漢中其由脣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

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

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許靖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

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煞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私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

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旣至交阯交阯大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乗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

故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
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
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
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
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
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
此休問且悲且憙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
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
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

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
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
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
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
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
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
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

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綏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没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蒿土

許靖

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

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

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絶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切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

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没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欵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没而復浮若絶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王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逼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爲英士解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朕非武皇帝之旨順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濇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霸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遊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宴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

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勑明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循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尊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曲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傳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

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荆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

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雖容敏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傳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

自結表紹將適荆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傳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

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

王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傳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

百里奚叔以耆艾而治霸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
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
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
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舉
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
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
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
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

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以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

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𨷂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術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睎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用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

秦宓

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
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
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涅蟠不滓
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誦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
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
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
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
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
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

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
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
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
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
不采道非盈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
淸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
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
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
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
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弃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曾定公無善可稱定謂之賢者或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浚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浚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燿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

釆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釆釆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

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最白仲父荷如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胷坼而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

巳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所由知爲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荅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别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
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
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
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
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
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
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
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
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

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秦宓

董和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

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

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荅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

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

𢿙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　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

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阸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傳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遠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
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恊穆二家幸爲良介於
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
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
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
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
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
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
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

馬良

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甍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

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甫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傳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

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吴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吴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

適會犯其山諱孔子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率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傳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

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甞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

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荅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歸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巴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

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褘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褘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騎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褘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鎭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

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爲黄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騎角之美而亦如泰名魏書揔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䘏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

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黄薛之流亞矣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傳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

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

以與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

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
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
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閒其閒雖忠臣不能移
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
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禀受形
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
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
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
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
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

無彰父之讒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閒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閒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對曰霄也佷在面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

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員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絶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

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歲從還扶風

彭羕傳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

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眞不虧雖古
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
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
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
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為徒隷會先
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
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
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
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
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

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
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
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
意以稍疎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
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揚雄
方言曰滅鯢乾都耇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
也　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

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荅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業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

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勠力主公共

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毎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傳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

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

彭羕　廖立

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
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
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
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
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
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
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
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
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

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
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
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
人以下識眞僞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
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
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
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

子遠蜀

李嚴傳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淒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

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

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

李嚴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

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

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已來未之有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

李嚴

劉琰傳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

酒荒之病自先帝已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頃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閒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顔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摶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

人面非受侵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
慶遂絶

魏延傳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

爲大王呑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鎭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

魏延

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黃門郎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

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
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
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
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
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
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
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
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

魏延

閤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
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
疑延儀等搓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
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
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
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
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
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
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

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傳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

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

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
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
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為年宦先
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
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
師費褘往慰省之儀對褘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褘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
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褘
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
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傳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

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
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
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群僚臨
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
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
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
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
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
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
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

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嶲太守　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

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
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
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
吏皆弃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
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
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
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
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
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
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
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
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弃之
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
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
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
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
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
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
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

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傳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

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于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傳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旣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

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遷中領軍延熙二十年征漢嘉蠻夷遇害龍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衞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傳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

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
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
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
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
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
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
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
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
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
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

氏寡女士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
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
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
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
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巳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巳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
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
裔巳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旣至蜀丞相
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
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

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
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
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跡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爲楊恭
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
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户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

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翟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傳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從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項

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
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
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
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
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
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
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
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
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

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

于人忿恨亮與嚴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

楊洪

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傳之以爲笑　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録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灯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祗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迁代祗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傳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

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黄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爲意也僕一

介之使銜命之人君矣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

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准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

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
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
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
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
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
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
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
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也爲牙
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
沖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准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